

母親大人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曾

Lu Xun Research Monthly

朝發蒼梧，日未...



收到了。

夜間可蓋夾被，男...

馬好，實馬亦好，均...

成癯最了。從二十日起...

很近，每日同化車...

直到現在，他每天都...

奉陪

吳樹甲上

庚午八月吳樹甲叩

八月



如何理解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

□ 顾 钧

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姚克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一文。在文中作者对美国作家诺亚·沃恩(Nora Wain)歪曲中国的小说《寄庐》(The House of Exile)进行了批评,同时也对赛珍珠赞扬这本书的“真实性”表示了不满。^①鲁迅读到这篇文章后,在给姚克的复信中写道:

先生要做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起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象。^②

如何理解鲁迅的这段话呢?让我们先将赛珍珠的作品与鲁迅的作品做一对比阅读,然后再探究鲁迅是如何对待西方人的中国观的。

众所周知,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笔下,中国农民的形象不但可怜,更可悲:被生活折磨得近乎麻木的闰土、靠“精神胜利法”过活的阿Q、愚昧而奴性的祥林嫂、死守陈规的九斤老太……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贫困、受压迫、愚昧、麻木。他们不但受制于外部环境的重压,更受制于自己的灵魂。他们不仅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最广泛的基础。鲁迅是通过描写来揭示中国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从而批判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而赛珍珠在作品中极力表现的则是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这样一个超越时间界限的普遍主题。

鲁迅当然不会反对一个作家去写普遍的东西。尽管他认为,任何普遍的东西固然是世界的,但又必须是民族的,既是时代的,又是个人的——“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泯亡中国的民族性”。^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与鲁迅相反,赛珍珠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怀抱赞赏的态度。她笔下的农民基本上是被同情和赞美的形象。虽然她也写了农民身上的一些弱点,但只要他们生活在土地上,以土地为根,他们就变得淳朴可爱。对此鲁迅显然无法同意。闰土最后要去的东西之一是草木灰,他的根同样深深地扎在土地上,但这并不能成为鲁迅赞扬他的理由。

鲁迅对于西方人表扬、赞美中国的做法一向采取一种警惕甚至批判的态度。这也并非仅仅针对赛珍珠一个人,而是鲁迅一贯的态度。鲁迅认为他们这样做往往有保留中国糟粕的险恶用心——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怒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怒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④

与此相反,鲁迅对那些能够切实指出中国缺点、毛病的人往往予以肯定。他在致郑

振铎的一封信中就赞扬了直言批评中国的斯诺,并由此发感慨道:“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是叫人伤心。”^⑤

当然并不是所有指出中国缺点和不足的人都如同斯诺那样热爱中国。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例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明恩溥等就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的言论,鲁迅的态度是他一向主张的“拿来主义”——对说得有道理的予以采纳,而对于无端指责则予以驳斥。

被鲁迅“拿来”的东西中就有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鲁迅读过此书的日文译本《支那人气质》,认为其中自有确论,应当引起我们的反省。鲁迅写道:

第一章就是 Smith 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⑥

接下来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这一侧面进一步作出挖掘,提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这一深刻的概括。后来鲁迅又曾专门写了关于“面子”的文章。^⑦

明恩溥在他的书中列举中国人二十六方面的特点(其中主要是毛病),颇多恶意的歪曲和攻击,“过于刻毒”,鲁迅不加理睬,他只认可他所指出的“并不过于刻毒”的“爱面子”这一点,实际上将其余诸点予以“默杀”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提到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威廉士(即卫三畏)的著作《中国》(按原题作《中国总论》)。^⑧其人根据中国人吃的菜便得出一个结论:这里多数含有想象中的强壮剂,与增强性欲有关。鲁迅大不以

为然,尖锐地嘲笑道:

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着饕和壮阳药并合。“纠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⑨

对于这位传教士的这一观察,鲁迅予以痛斥,因为它实在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在鲁迅的“拿来主义”中,本来就讲“拿来”以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⑩这里鲁迅采取的显然是“毁灭”。

了解了鲁迅上述的思想背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鲁迅对赛珍珠的评价了。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赛珍珠对中国的赞美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并无那种鲁迅所深恶痛绝的保留中国糟粕的险恶用心。同是热爱,表现方式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加赞扬,另一种则是指出毛病与缺陷,以期改进和完善。赛珍珠显然属于前者,而鲁迅则属于后者。后者可能是爱得更深刻的一种表现。鲁迅认为赛珍珠所描写的“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虽然评价不高,但态度是温和的,其实不要说是赛珍珠,就是中国的作家,又有几个能像鲁迅那样深刻地反映当时中国的情形呢?鲁迅认为一个仅仅到中国转了一圈的外国人是不容易真正了解中国的;即使他在中国呆了多年,因为他受到原先本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这样一种复杂的异质文化也是不容易有深切理解的,妄下结论,就尤其要不得。鲁迅说得好:“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则两国之间不消说,就是同国的人们之间,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⑪对跨文化了解之困难有着深刻理解的鲁迅对赛珍珠显然不会苛求。

另外,鲁迅后来也认识到自己对赛珍珠的评价是建立在不确切的译文基础上的(此

事当另文讨论),由此我们或可推论,鲁迅若不是很快去世,就很有可能对赛珍珠重新进行评价。基于同样的原因鲁迅也无法看到赛珍珠后来的许多作品。

通过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并没有否定赛珍珠的意思。他的那段至今还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不应随意引申,更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评价赛珍珠不可逾越的结论。

对于鲁迅的那段话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

鲁迅的作品被译介到西方正是在三十年代。就英文译本而言,1930年《阿Q正传》的节译文在《阿Q的悲剧及其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E. Mills, *The Tragedy of Ah Qui &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 London: Routledge, 1930)中面世。1936年,由斯诺和姚克等人合作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Edgar Snow,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London: George Harrap, 1936)出版,^⑫其中第一部分都是鲁迅的作品,包括《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离婚》等。斯诺编译此书的动机,正如他在“编者序言”中所说,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对西方介绍和研究中国情况的不满:

西方人——甚至中国人专门为西方读者所撰写的成百种“解释”中国的书并未满足我的要求。他们几乎都把过去作为重点,所谈的问题和文化方式都是早已埋葬了的。外国作家对中国的知识界差不多一无所知,而那些一般都是顽固不化、把变革看作洪水猛兽的汉学家总有意不去探索。^⑬

所以他寄希望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寄希望于这些“专门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欣赏的,而不是抱着取悦于外国读者的想法,为了投合外国读者的偏见,或者为了满足西方读者对于‘异国情调’、‘离奇古怪’和‘传奇式’的欲求”^⑭的作品。但是实际效果却让斯

诺失望,《活的中国》并未引起多少反响与共鸣。

鲁迅的作品中影响大的还是《活的中国》中没有收录的《阿Q正传》,它被译介到欧洲后,引起了关注。据说罗曼·罗兰读后大为感动,承认再也忘不了那张可怜的脸孔。瑞典文学院也有意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被鲁迅谢绝,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他的作品的影响范围。陈思和用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反思这件事时写道:“我总觉得在鲁迅的自谦里含有很深的自负,因为当中国新文学才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不必急急忙忙地用洋人的价值标准来影响其发展道路;但我觉得鲁迅毕竟生活在中国与世界相当隔膜的年代,他似乎没想到,中国需要了解世界的时候世界也注视着中国,尤其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这块陌生的土地。”^⑮这或许倒成全了赛珍珠,使她成为第一个因为描写中国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鲁迅在美国的影响似乎更小。如果他的作品对美国的观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么伊萨克斯在1958年写作《心影录——美国的中国和印度形象》时,一定会大书一笔。因为伊萨克斯(中文名伊罗生)1934年曾在鲁迅和茅盾的帮助下编译了另一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⑯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鲁迅的地位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他的书中没有对鲁迅做任何记录。

至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三十年代,赛珍珠在西方的影响要超过鲁迅。当然这其中有种种的客观因素,如译本的质量、诺贝尔奖的效应等等。但是尽管如此,上述事实仍然对我们不无启示。

与鲁迅的作品相比,赛珍珠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可能只是“浮面的”,但是它显然更符合当时西方读者的接受水平。在异国形象的传递和接受的过程中,并不是形象越真实效果越好,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一个作者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在跨文化写作中就有可能占据有利的地位。林语堂就是这样。他在《吾国吾民》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并不是中国的真相,比起赛珍珠的《大地》来,离当时中国的现实相去更远。所以鲁迅说“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这话说得绝对了些。当然他说这句话可能只是就赛珍珠一个人有感而发,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对外传播中国形象这一层面的问题。鲁迅后来在为《草鞋脚》所写“小引”中的一段话是更为成熟的看法: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⑰

注 释:

- ① 《申报》,1933年11月11日19版。
- ② 《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273页。
- ③ 《鲁迅全集》第3卷,第550页。

- ④ 《鲁迅全集》第1卷,第216页。
- ⑤ 《鲁迅全集》第13卷,第12页。
- ⑥ 《鲁迅全集》第3卷,第326页。
- ⑦ 详见《且介亭杂文·说“面子”》,《鲁迅全集》第6卷。
- ⑧ 《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将这本书的出版年代写成是1879年,不确。最早的版本是1848年纽约版,1883年出修订版。
- ⑨ 《鲁迅全集》第3卷,第330页。
- ⑩ 《鲁迅全集》第6卷,第40页。
- ⑪ 《鲁迅全集》第6卷,第266-267页。
- ⑫ 参阅张弘《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405页。
- ⑬⑭ “编者序言”,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 ⑮ 陈思和《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 ⑯ 内收鲁迅小说《风波》、《伤逝》。由于种种原因,该书直到1974年才在美国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详见茅盾“序言”,鲁迅、茅盾选编《草鞋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⑰ 《鲁迅全集》第6卷,第20-21页。

(作者通讯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邮编 100089)

313

欢迎购阅 2001 年《鲁迅研究月刊》合订本

《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度合订本已精装出版。每册定价:60元;邮购为70元。因装订数量有限(仅200套),欲购从速。购书款请直接寄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邮编100034),并在汇款单上写明收款人详址、邮编。

今年《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现在已出版至第6期,过期刊物尚有少量库存,爱护关注本刊的读者仍可补订今年全年刊物(60元)。

发行部联系人:马会芹 电话:66165647;66156549。